

保卫新中国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丛林战争

黎汝清○著

(上)

大眾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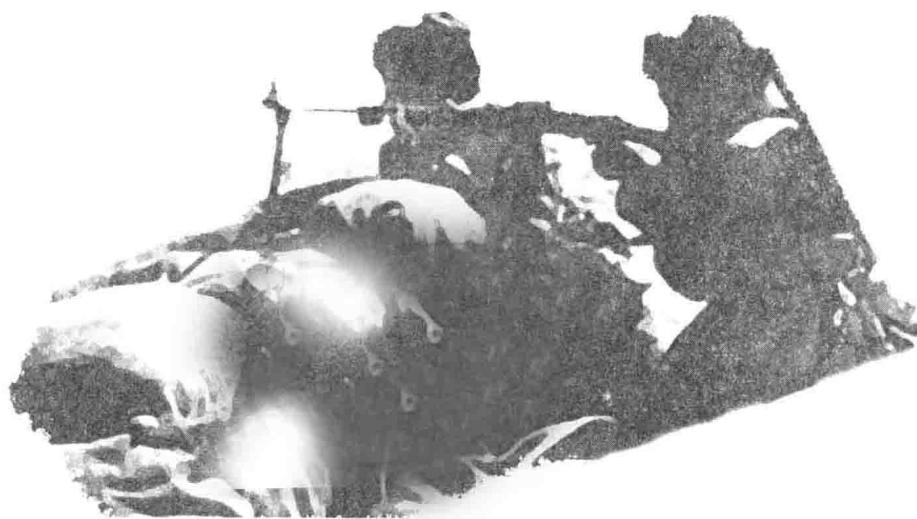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丛林战争

★(上)

黎汝清◎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丛林战争 / 黎汝清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8-7

I. 丛…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5 号

丛林战争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385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8-7

定价:55.6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题材新颖、角度独特、富有时代特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神秘的生活领域的长篇小说。小说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这场惨酷的“丛林战争”；通过美军的安德森、克里斯，为寻找“胡志明小道”之谜而深入丛林历尽磨难的遭遇；通过越方的黎东辉、黎文英、黎氏娟一家人的不同命运，反映了“全民皆兵”的“民众战争”；通过我援越支队长孙洪林、干事乔文亚起伏的经历，展现了我方的无私援助。而这一切，全都通过“我”——作家在越的采访把中、越、美三方连结了起来……

作者站在90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它不仅再现了越南战场上惨酷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且借助这段历史，寻找历史、人类与战争的灵魂，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了起来，把文学、历史和哲理融成了一体。它不同于当前出版的一般性的长篇小说，具有很强的哲理性、探索性和思辨性。

主要人物表

中 方

孙洪林：1950年援越抗法时期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1965年援越抗美时期工程部队C支队支队长。

乔文亚：C支队宣传干事，因精通越语，调友谊办公室工作。与越南黎东辉之女黎氏娟生死相恋。

苏长宁：C支队卫生队主治军医，为患有钩端螺旋体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黎东辉治病，与其全家友情甚笃。

孙家杰：孙洪林之子，红卫兵，先北上反修，后南下反帝，进入越南，后留我援越高炮部队，在保卫太原之战中立功。

越 方

黎东辉：黑旗军后裔，祖籍中国广西省靖西县。其祖父随黑旗首领刘永福入越抗法。受伤留越，入越籍。黎东辉在抗法时任团长，孙洪林在该团任顾问。抗美时任副师长，回北方养病期间，与孙洪林来往甚密，感情很深。

黎氏娟：黎东辉之女，美丽、活泼、热情，与乔文亚相恋。

黎文英：黎东辉之子，人民军上尉连长，在南方丛林战中有特殊贡献，缴获美军别动队长安德森的《战地手记》，后升任少校营长，入侵柬埔寨时任中校团长，被红色高棉游击队的地雷炸死。

美方及其他：

威廉·威斯特莫兰：驻越美军司令。

威廉·安德森：西点军校1966届高材生，对特种战争有特殊研究，谋略型军人，受威斯特莫兰器重，为切断胡志明小道，亲率别动队深入丛林。写有《战地手记》。

克里斯：美军海军陆战队少尉，机敏、豪勇，调入别动队当安德森助手，因七次进入丛林升为上尉。后参加山西劫俘行动。

夏尔·斯托里：法新社记者。著有《越南战争求索》、《美国巡礼》等，事实上是作者反映西方观点的代言人。

麦克米伦：安德森别动队士兵，受伤后归国，凭越战经验，进入佛罗里达丛林沼泽探险，找到认为已经绝种的世界珍奇动物美洲狮而扬名。

目 录

第一章

- | | |
|-----------------------|------|
| (一) 初到越南 | (1) |
| (二) 我的演说辞 | (7) |
| (三) 昆嵩省克莱基地 | (11) |
| (四) 《永别了，武器》之探求 | (17) |

第二章

- | | |
|-------------------|------|
| (一) 小宋回答 | (25) |
| (二) 无效行动 | (31) |
| (三) 威斯特莫兰官邸 | (36) |
| (四) 潜心研究 | (42) |
| (五) 可笑的怀特计划 | (48) |

第三章

- | | |
|-----------------|------|
| (一) 丛林之夜 | (53) |
| (二) 营地之晨 | (61) |
| (三) 悲剧与变情 | (65) |

第四章

- | | |
|-----------------|------|
| (一) 旧话重提 | (74) |
| (二) 慷慨和恍惚 | (82) |
| (三) 往事漫忆 | (87) |

第五章

- | | |
|-----------------|-------|
| (一) 历史之魂 | (91) |
| (二) 英雄气短 | (98) |
| (三) 颐年堂接见 | (103) |

第六章

- | | |
|----------------|-------|
| (一) 历史溯源 | (109) |
|----------------|-------|

目 录

- (二) 有幸还是不幸 (118)
(三) 爱情的是崖 (132)

第七章

- (一) 进入丛林 (138)
(二) 夜宿乱石堆 (145)
(三) 死亡之谷 (152)

第八章

- (一) 正打正着 (163)
(二) 这是我的“土伦” (168)
(三) 以游击对游击 (175)

第九章

- (一) 火烧洞穴 (182)
(二) 驼峰山口 (186)
(三) 切入驼峰 (191)

第十章

- (一) 黑旗军后裔 (194)
(二) 认祖归宗 (204)
(三) 边界战役 (210)

第十一章

- (一) 意外的胜利 (216)
(二) 胡志明小道之谜 (226)

第十二章

- (一) 穆嘉关山口 (233)
(二) 所见略同 (237)

目 录

(三) 是塵上的小花 (239)

第十三章

(一) 北上反修 (248)

(二) 南下反帝 (258)

(三) 精神的转化 (262)

第十四章

(一) 艱险历程 (269)

(二) 精明的决策 (274)

(三) 克里斯留言 (279)

第十五章

(一) 康妮来信 (284)

(二) 陷入泥潭之后 (293)

(三) 菜园理论 (306)

第十六章

(一) 菜园理论 (续) (313)

(二) 菜园理论 (再续) (319)

(三) 阿纳汉娜 (324)

(四) 读后感 (329)

第十七章

(一) 停炸之后 (333)

(二) 骞文英来信 (340)

(三) 春季攻势得失之探求 (345)

第十八章

(一) 访騞文英 (351)

目 录

(二) 宝岩村胜负论 (356)

(三) 莫边府之行 (361)

(四) 莫边府之行(续) (368)

第十九章

(一) 莫边府之行(再续) (377)

(二) 取而代之 (387)

(三) 河内之行 (394)

第二十章

(一) 乔文亚留言 (398)

(二) 阴云初开 (408)

(三) 并非哄小孩 (413)

第二十一章

(一) 是莫边府还是凡尔登? (419)

(二) 走向和谈 (426)

(三) 克里斯的丛林战争 (433)

第二十二章

(一) 并不有效的战略调整 (437)

(二) 美国人的心理障碍 (441)

(三) 宁肯接受这个大“诡计”! (444)

(四) 是逗号还是句号? (447)

第二十三章

(一) 山西劫俘——斯托里的《美国巡礼》节录之一 ... (448)

(二) 天灾人祸——斯托里的《美国巡礼》节录之二 ... (455)

(三) 战后反思——斯托里《美国巡礼》节录之三 (459)

第一章（一）初到越南

“残酷的战争风暴漫卷了山峦耸峙的长山山脉，这是越南和老挝边境纵贯南北绵亘一千多公里的界山，美国人把它叫做‘胡志明小道’。这是极端艰难而又危险的旅途，山高谷深、形状奇特、气候多变、雨多雾重、河溪纵横、流向各异，绿幽幽黑沉沉的原始丛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对外来的闯入者是不折不扣的迷宫，抑或是冷酷狞恶的陷阱。

“我在两名向导的引领下攀藤附葛，时而缘壁而上，时而匍匐而行。我之所以请两个向导，那是因为许多地方要用柴刀开路。美国的轰炸机群躲在云层之上。炸弹的尖啸声和爆炸声震撼着山谷，犹如隆隆沉雷。低空扫射的鬼怪式飞机喷射出死亡的吼叫。……

“路在那里？我和向导们在无休止地爬行，穿过密林深草，涉过弯曲的小溪，或是在光秃的岩石上奔跑。……山谷间时而有开阔的林间空地，千年大树连根拔起，枝断干折，像粉身碎骨的尸骸，躺在新翻起的泥土里，这是美军 B—52 重型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结果。我实在想不明白，它们从关岛起飞，越过万水千山，只是为了来夷平一片难以穿越的原始丛林吗？它们是多么残酷而又愚蠢、凶狠而又无力，那凄厉地撕裂天空的怪啸声，是武力的威慑还是绝望的哀鸣？

“我们只前进了 70 公里，就遇上了难以攀越的峭壁深沟，一个向导摔伤，不得已而原路返回。第一次失败反而燃起我探险的欲望。在找不到新的向导的情况下，我只好求助于合众国际社记者列昂·丹尼尔。他带我去拜见美军驻越司令官威斯特莫兰将军。这位四星将军笑笑说，‘拿破仑的士兵是不畏险阻的，法兰西的记者更是如

此，你有没有兴趣乘战斗直升机作一次空中探险？”我立即感谢他的慷慨安排。三个小时后，我便沿着长山山脉飞行，从3000米的上空俯瞰起伏的群山，自然是另一种景象。整个航程都给我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不是来自死亡的威胁——我不是怕死之人，而是一种莫可名状、神秘难测的气氛刺激我的神经，直觉得有森森杀机从中逸出，令人不寒而栗。“毫无疑问，被丛林覆盖的群峰，就是那条交通繁忙的运输线。……可是，我从舷窗里看到的是倾斜的巨崖和无底的深沟，却看不到汽车、牛车、自行车、板车、手推车的行列，也看不到民工们肩扛背驮，甚至看不到生命的迹象。……

“我从美国军方得知：1965年除了大量军需物资外，还有36000名越共通过这条小道潜入南方；1966年猛增到90000人；预计1967年将超过150000人；尽管美机狂轰猛炸。数以千计的车辆利用这条人工编织的公路网。源源不断、川流不息地进入南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胡志明小道的秘密在哪里呢？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就在法新社记者夏尔·斯托里写出上面几段文字的时候，我以军区慰问团成员的名义到达了越南北方。

这天，我随慰问团去支队十一大队进行慰问，返回支队时，路遇敌机轰炸，比预定返回的时间，迟到了一个小时。刚刚回到卧室坐定，支队宣传科长就递给我一张纸条：

副政委：得知您来支队。高兴至极，当即从卫生队赶来拜望，不知您何时归来，不能久等。您在支队能住多久？如有单独畅谈的机会。当为万幸。

您的老部下
苏长宁 敬上

苏长宁是1948年10我军解放济南后，第一个人伍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先在我们渤海纵队后勤部医务处当助理员。后来因为婚恋问题，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调到医院当见习军医。那时，我在医院当副政委，对提前撤销他的处分作了一番努力，他对我自然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所以他在留言条上用的还是旧称。一年后，我调到警备区任党委秘书，后又调到军区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已经近十年没有见面，往日的友情仍存，尤其在异国相遇，一种“万里他乡遇故知”的欢愉溢满心头，立即见面的欲望油然而生。

宣传科的乔干事陪同我前往。他是山东老乡，胶东黄县人，中上身材、肌肤白嫩，两只大眼灵动有神，笑容也非常甜美，在最初接待慰问团的过程中，他给我一种热情、机敏、尽职的印象，在接待会上，他写给我一张纸条：

作家同志，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在友谊办公室工作过两年，越语很好。你若单独去各地采访，我愿奉陪，得知您与孙支队长是老熟人，请您跟他说一声即可。

休息时，我把纸条交给了支队长孙洪林，他沉思了一下，向我点点头，收起纸条，未置可否。

今天，乔干事陪我去卫生队，宣传科长把他叫到一边，脸色阴沉地低语了一阵，使我感到两人关系相当紧张。乔干事似乎有恃无恐，泰然自若地点了点头。我想，孙支队长对乔干事陪同我采访，已经有所交待。卫生队住地，在离指挥部三华里之外的山洼里，要翻过120米高的山隘，两边山头上有高机连的四管高射机枪，透过密匝匝的树林，盯视着白云飘荡的天空。

登上山隘，夕阳刚刚接近西山，显得分外灿烂辉煌。我站在山

隘口，对此壮丽美景，不忍离去。……许多居昆点都散落在山腰部的丛林中，施工部队的工棚也间杂其间，四周挖有蜂窝似的防空洞，由蛛网似的交通壕蜿蜒相连。

就在这时，防空警报响起，六架战斗轰炸机背着夕阳突然临空，对三里之外的红河上的罗贯桥作轮番轰炸，大地在重磅炸弹的撞击下微微颤抖，红河里飞溅的水柱在夕阳下闪着霓虹般的光彩，四周山头上的高射炮弹吼啸着在高空凶狠地阻拦，一团团灰白色的爆烟在敌机四周飘浮。

几颗炸弹落在山下一个村落附近，烟雾笼罩了几所竹屋，我仿佛看到那竹屋像纸糊的玩具倾倒下去，硝烟散淡之后，竹屋仍在，它发疟疾似地摇晃了一阵之后，竟然又站住了，竹屋附近出现了数米深的大坑。我正担心竹屋居民的命运，却看见竹屋里跑出三个人来：一个老人一个妇女一个小孩。……

此时，敌机还没有在夕阳下消失，他们便提着竹箩、斗笠、筐篮向红河奔跑，接着附近的居民也都涌向红河，他们欢笑着、高叫着，扑下河岸，去捞取被炸弹震昏的飘在水面上的白花花的鱼。

他们习惯了战争，用平静和欢笑面对战神。

敌机在天边消失，天地间一片静寂，硝烟溶进了晚霞。山林在落日余辉中闪烁着红里透蓝的羽翅般的色彩。向西望去，连绵高山的巨大剪影像宇宙大厅里的一扇屏风，阳光从锯齿形的山后扇面似地向蓝色的天幕上喷射着金辉，远山被衬托成一片青紫。

我从指挥部的地图上知道那是“拾宋早再山”，翻越过去，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奠边府了。法国远征军司令纳瓦尔将军曾称之为“不可攻克的东方凡尔登”！事实上却是法国远征军的滑铁卢。

虽说奠边府的陷落，距今只过去十四个年头，可是，在我的想象中，奠边府却是值得玩味的古战场，我的心已经急不可耐地向它飞去。

我极目远望，在那金黄色的云团后面，在我目力达不到的地方，那就是长山山脉，“胡志明小道”就潜隐其间，它引起我无尽的联想：它真有西方各界人士所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吗？真的是个难解之谜吗？

在我站立的山垭前后，在林木葱茏的山坡上，散落着村落、竹楼和施工部队的营区，有炊烟袅袅升起，也许由于习以为常，那些点灯不露光、晾衣有人管、做饭不露烟的防空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山下的公路上有长长的车队正向修建中的安沛机场奔驰，夜间施工的部队也扛着锹镐向工地开进，许多越南的孩子欢叫着蹦跳着，追随着他们。……

敌机消失之后，天空一片宁静。宁静得让人发虚，就像震耳欲聋的锣鼓，突然停止，使人有种空落感。我极目西北，那里是我的祖国，我脚下踏的是异国土地，我想到在新中国成立 18 周年之际，胡志明主席在《越南新闻》报上发表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长文，在中越历史的长河里虽有骇浪惊涛曲折回环，情长谊深却是时代的最强音。在这里，我到处听到越南艺术家们谱写的朴实纯真诚挚动人的《越中友谊之歌》：

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
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
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
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啊！共理想，心相连，
胜利路上红旗飘扬！
啊！我们欢呼万岁，
胡志明——毛泽东！

这歌声沿着历史的长河滚滚而来，我的眼前闪过了一道光照万里的闪电：我看到了祖国云贵高原的横断山脉像汹涌的怒涛奔腾而出，化为长山山脉架起了中南半岛的脊梁；我看到了祖国境内的元江化成红河奔腾呼啸，穿过越南北方直奔海洋，它挟带着肥沃的泥土冲积成红河三角洲平原；我看到青藏高原的澜沧江以浩荡的激浪冲出我国云南边陲，化成湄公河流过老挝、柬埔寨扭头向东，穿过越南南方冲积出湄公河三角洲平原，这两大三角洲——四万五千平方公里的沃壤便是越南的米粮仓。

果真是唇齿相依，骨肉相连。我觉得脚下的土地亲切而又温馨，我和数十万援越部队一样，为这一片友谊的土地，用血汗用生命唱一曲赞歌。

乔干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肘臂，把我从遐想中唤醒，他说：“天一黑，路就难走了，咱们走吧。”

我们翻过山凹，在山腰的密林里出现了卫生队散落的竹棚。远远看到苏军医在路口迎候我们。乔干事把我交到苏军医手里，就告辞说：“苏军医准有很多话要说，我就不打扰了，明天早饭后我再来接你！”

不等我回答，他便扬扬手走了。

苏军医单独住了一间竹屋，早已在小桌上摆满了他的储藏：油炒花生米、牛肉罐头和香蕉。他知道我不嗜烟酒，给我泡了一杯浓茶。我说：“早知道你在这里，我会专程到上海去看看杨淑兰，……你有好几年没有回国了吧？”

“其实没有必要，你还不知道吧？我们闹别扭已经好多年了，基本上处在分居的状态。……”

这事使我想起他犯过的错误，而且预感到他有犯第二次错误的可能，医院或是卫生队，是白衣天使美女如云的地方，对一个不称

心的早婚者来说，诱惑力是太大了。我颇带告诫意味地说：

“是哪位哲人说过：爱情是个既善且恶的怪物，未结婚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结婚之后就得把眼睛紧紧闭起来。……”

“好啦，这事暂且不谈了，你在支队能住多久？”

“我想尽最大可能多跑几个支队，尤其是想到举世闻名的奠边府去看看，我知道越南南方是去不成的，‘胡志明小道’也是去不成的。三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其实，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采访计划。……”“准备写一部书？”

“现在根本不能写，只能是储藏和积累。……你知道，作家职业性的习惯就是好奇，还有探求历史与现实生活奥秘的渴望。”

“我可以提供你几个采访线索，……”

一声轻轻的报告把我们的交谈打断了，进来的是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这是一个苗条妩媚的姑娘，她向苏军医报告那个从岩壁上摔伤的副班长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忽然昏厥了。

“好，我立即就去！”苏军区匆忙里竟然没有介绍我和这位护士认识，他急忙从抽屉中托过一沓厚厚的稿纸，“副政委，这是越南人民军黎东辉副师长托我翻译的一个美国军官的战地手记，也许对你有用。……”

苏军医匆匆离去之后，我重新续了杯热茶，在柴油机发电的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埋头阅读。

(二) 我的演说辞

——安德森《战地手记》之一

黎明前的一场豪雨，浇熄了昆嵩机场上的燠热，晨风送来一阵阵清凉。我在候机楼的长椅上构思我的演说辞。

我的副手克里斯少尉，他老是看表，极不耐烦地等待新兵的到来。这个由士兵升为少尉排长的家伙，已经五次进入丛林，他很有点瞧不起我，他胸前的两枚紫心奖章傲视着我的中尉肩章。在他看来，他的少尉级衔是打出来的；而我的中尉军衔却来自纸上谈兵。

1966年我毕业于西点军校，我的毕业论文《论特种战争》得到了嘉奖，驻越美军司令官威斯特莫兰将军对我非常赏识，要我在他的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一年后，晋升为中尉。现在，我将率领我的别动队（代号为A连）进入丛林。

我打开烟盒，递到克里斯面前，他无声地取了一支，竟然没有说一声“谢谢”，然后点燃，恶狠狠地吸了一口。我断定他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甚至怀疑他的神经不太正常。

这个克里斯五短身材，粗壮结实，具有拳击手的体魄。他皮肤粗糙，满脸褐紫色的痤疮，疤痕累累，给我一种粗野蛮横的印象，棕红色的头发陡增了几分威猛。……这个该死的昆嵩基地司令部，他为什么给我配备这样一个副手？“应该换掉他！”这是我当时胸中涌动着的一个念头！

沉雷似的轰鸣响彻了机场上空，我的士兵终于到了。

我和克里斯走出候机楼，站在楼前的平台上。C—130军用运输机正在徐徐降落，它在跑道上轻轻一撞向跑道尽头奔驰，而后掉头向候机楼前滑行……。刚刚停稳，巨大的尾舱门嘭然打开。先是开出了几辆轻型坦克，接着，我的身穿迷彩服、手提大背囊的十兵，像从黑色妖魔肚子里爬了出来。

军士长杰克逊指挥士兵整队，然后把他们带到候机楼前。这是他按着我要求的条件到特种部队训练基地挑选的士兵，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热血青年。

军士长在候机楼前将三十名新兵重新整队之后，紧跑几步在我